

YINGXIONGZHI

# [英雄志]

“金庸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第一部 ①

西凉风暴 | 乱世文章

台湾

孙

晓

著

京华出版社

YINGXIONG

# [英雄]



“金庸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## 西凉风暴 乱世文章

台湾

孙

晓

著



京华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英雄志 / 孙晓著. —北京: 京华出版社, 2003  
ISBN 7-80600-767-9

I. 英 II. 孙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0086 号

---

本书简体字中文版由台湾讲武堂独家授权。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---

著 者: 孙 晓

出版发行: 京华出版社 (北京市安华西里1区13楼 100011)  
(010) 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 
E-mail: junghuabjb@yahoo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600千字

印 张: 32

出版日期: 2003年5月第一版 2003年5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600-767-9/1·110

定 价: 54.00元 (全三册)

---

京华版图书, 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

## 作者简介

孙 晓

现年三十四岁，出生于台北市，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毕业，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公共政策硕士，现于企业界任职，2000年与友人合资创办“讲武堂”，并发表第一部长篇作品《英雄志》，现仍持续于武侠小说的创作与发表。

匆匆之间，便已过了半月，一夜明月映江，  
卢云夜不成眠，走到船边，只见远处轻烟薄雾，  
朦朦胧胧，夜深幽静，惟有河水轻轻拍打船身。

乱世文章

(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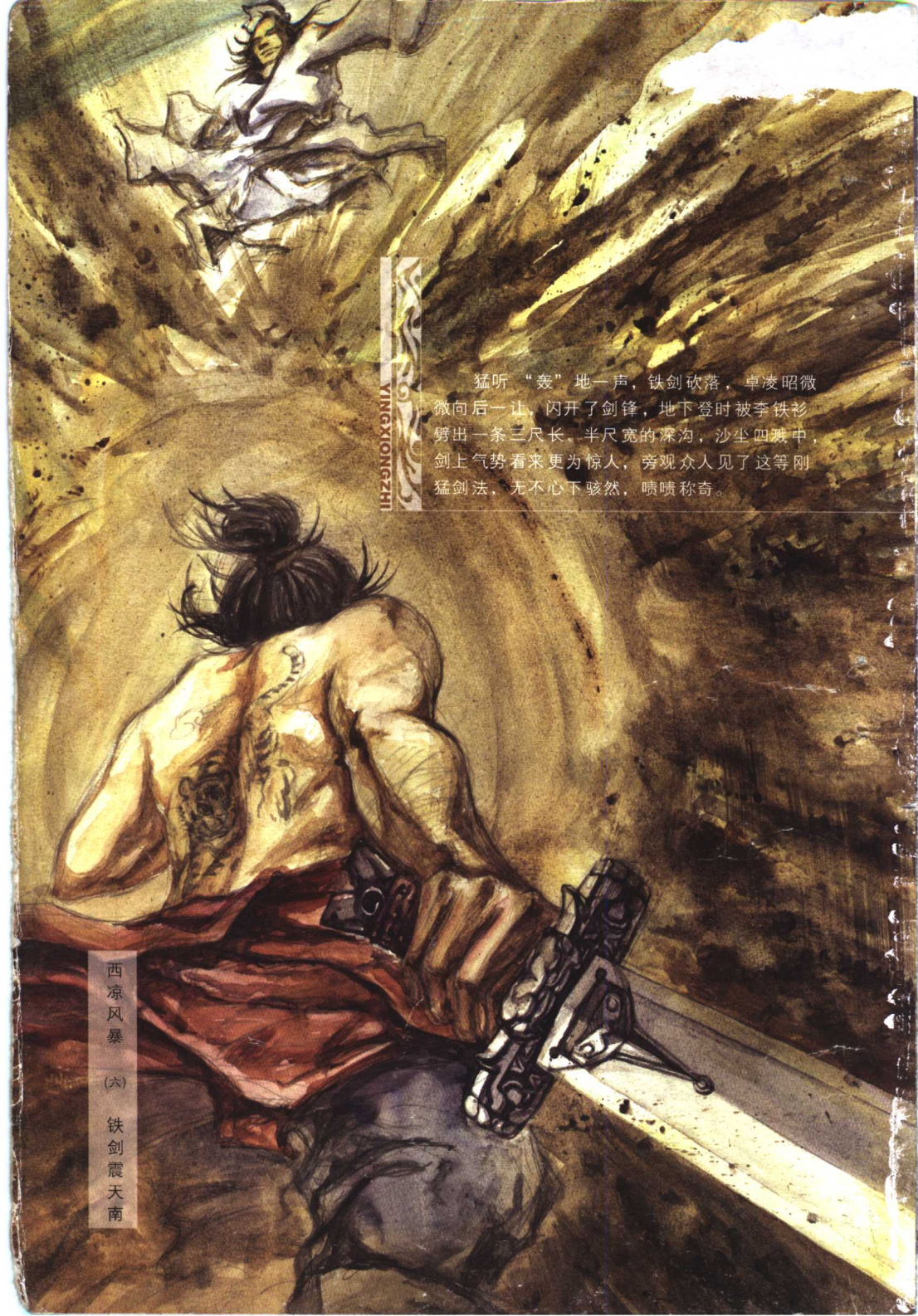
为天地立心

卢云伸手抚摸包袱里的东西，仿佛  
佳人就在身边，他环顾破庙，黑暗中只  
有自己一人孤身只影。

乱世文章  
(七)  
梦碎扬州

那大汉怒视众人，跟着“唰”地一声，拔出佩刀，朗声道：“你们听仔细了！有我西凉伍定远在此，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！管他是人是兽，是鬼是怪，只要敢胆在西凉犯下人命，姓伍的照样要拿它归案！”





猛听“轰”地一声，铁剑砍落，卓凌昭微微向后一让，闪开了剑锋，地下登时被李铁衫劈出一条三尺长、半尺宽的深沟，沙尘四溅中，剑上气势看来更为惊人，旁观众人见了这等刚猛剑法，无不心下骇然，啧啧称奇。

YINGXIONG





## 楔子一

武英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正午，北京

一名老妇身着官装，半坐半躺地软在椅上，午后的阳光斜斜照在她老迈的脸庞上，只见她面上满是泪水，显是伤心已极，却不知是什么大事，居然令她如斯之痛。

只见一名少年急急奔上台阶，大声道：“母后！武德侯害死皇兄，咱们还等什么？快快下令诛杀他全家满门，给皇兄报仇啊！”此言一出，阶下文武众臣尽皆惊呼，一人快步奔出，此人身披金甲，一望便知是位朝中名将，他面色铁青，跪禀道：“启禀太后，武德侯有大功于国家，现下战况未明，圣上是否真的驾崩前线，尚未明了，如何能下旨杀害大臣？还请太后深思再三！”

那少年大怒，猛地一脚踢在那武将脸上，喝道：“柳昂天！你平日与那贼交好，今日却来替他说情，你眼里还有皇上么？”那武将身形高壮，受了这脚，身子却是一动不动，只是双膝跪地，低头忍受。

一名大臣越众向前，禀道：“启禀太后，武德侯全家杀是不杀，无关紧要。方今国家动乱，最最要紧之事，便是立下监国皇储，以免奸人趁隙作乱。”一众文武大臣听了这话，一同跪倒在地，齐声道：“国家不可一日无主，请太后速速下旨，立泯王为监国皇储！”声音远远传了出去，激得大殿上回音缭绕，不绝于耳。

耳听无数大臣劝谏，老妇面色犹疑，似在长考不休，那少年见了母后的神情，喉头微微滚动，似乎甚是担心，众臣见太后犹疑，更是急劝。

良久良久，那老妇终于咬住下唇，举起颤抖不止的手，轻轻





的挥了挥。众大臣见状大喜，同时拜伏在地，大声道：“太后圣明！”

少年哈哈大笑，不待说话，便急奔承天殿外，大声叫道：“来人！给我召勤王兵马入京，我要为皇兄复仇！”那老妇听得此言，口唇颤抖，好似要说什么，几次想要起身，却似力不从心，终于叹息一声，软瘫椅上。

那武将泪流满面，转头看着承天殿外的晴朗蓝空，低声道：“霸先公，你别怪我。我已尽力了。”

景福宫里传出消息，太后喻旨，京城戒严。

监国皇储已立，由御弟泯王暂代。诸臣会商，拟召天下一十七路亲军勤王，以卫京畿。当中七只兵马已至京城，龙骧、豹韬、熊飞三路勤王军驻扎城郊，神武、雄武、凤翔、天策等四军奉旨进京，诛平逆匪。

城门打开，五万人马入城，刀枪剑戟，寒光照天，众将神色凝重，如临大敌。偌大京城只闻马蹄声响，四下静悄悄地别无人声，肃杀之气传来，城中百姓或躲炕下，或藏窖中，无一人敢探头张望。

大军开至王府胡同，当先一将喝道：“下马！”万军勒缰，一同下地，端的是整齐划一。众人仰起头来，见眼前好一处大宅，门上匾额写的是“武德侯府”四个烫金大字。

那将领伸手一挥，喝道：“撞门！”两旁军士提起巨木，猛朝侯爷府门上撞落。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

撞击声从门口传来，那是重物撞门的巨响。

侯爷府内，数十名老弱妇孺挤在厅上，人人面带惊恐，听着可怕骇人的轰天巨响，每一下撞击声都敲进他们的心窝深处，似要将他们的魂胆撞碎。几个妇人挤在一起，泣不成声。

一名少妇昂然站在院中，她身穿貂袍，容色艳丽，想来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，她左手牵着一名孩童，右手抱着一名婴孩，都是她亲生孩子。

一名长者走上前来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



何有官兵杀来？”那少妇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昨日前线传来消息，说这次御驾亲征已然惨败。”那长者身子一震，颤声道：“那……那为何要抓我们？”少妇道：“无非是小人谗言，一心加害。”

重物猛击，震天价响，那长者面色惨淡，道：“我们便这样坐以待毙么？”少妇紧抿着唇，一言不发。男童倚偎在娘亲腿边，身子微微发抖。

霎时间，“砰”地一声巨响传来，众人的心跳似给这声巨响震停，一齐凝视着即将断裂的门闩，那长者颤抖着嘴唇，喃喃地道：“进来了……要进来了……”看来只要再一下重击，大门便会给震破。

那少妇高声道：“大家听好了，闲杂人等一律进屋躲避，李管家，取老爷的救命金牌来！”李管家急急取来一面金牌，交在那少妇手上。这牌赤金所就，上刻龙纹，乃是当今皇帝亲手所赐，少妇握紧这面巴掌大小的物事，知道这是满门老小活命的唯一希望。

少妇俯下身去，将怀中婴儿交给儿子，道：“文长，带着弟弟进屋。”男童面色恐惧，颤声道：“娘……那你呢？”少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娘要和他们说道理，你先进去吧。”男童大声道：“我不要，我要和娘在一起。”说着抱住娘亲的腿，只是不肯走。少妇向管家使了个眼色，管家急急上前，拉着小男孩走了。

小男孩满面惊慌，回头大叫：“娘！娘！”

少妇听了儿子的叫唤，却不回头，只独自站在院中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伴随着最后一声巨响，大门往两旁倒下，烟尘弥漫中，当先走进一名腰悬弯刀、身穿锦袍的阴沉男子。

少妇喝道：“来人狂妄！安知此处是大臣宅邸？”那男子冷然道：“我等奉宗人府之命，前来擒拿武德侯满门。”

那少妇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凭什么？”那男子取出公文，提声喝道：“武德侯秦霸先叛国乱政，罪当夷诛九族！这是刑部的大印，你自己看吧！”说着将公文扔在地下，门外传来军士暴喝的声响，脚步声杂沓，大批人马猛朝屋内杀来。

那少妇伸手拦在道中，大声道：“这是皇上颁下的救命金牌！你们敢动我家一人，要你们好看！”





众官差见她高举赤红金牌，傲然凛视，都是为之一怔，一时无人敢上。

那男子手持大刀，走到那少妇面前，冷冷地道：“让开。”

那少妇厉声道：“我家老爷乃是一品大员，官拜侯爵，若无六部会审，圣上亲旨，秦家满门何等尊贵，岂容你们一指加害！”

那男子森然道：“你退不退？”

少妇戟指骂道：“无耻奸贼！我是秦家主母，焉能受你威吓？”

那男子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向前走上几步，道：“休怪我刀下无情了。”

忽听外头一声断喝，鲜血洒入屋内，满堂众人大声惊叫，好似发生了什么惨事。

男童人矮腿短，看不到外头的情状，他急急拉住管家，惊道：“娘呢？我娘怎么了？”

那管家早已哭得泪人儿也似，垂泪道：“少爷，你……你娘她……”话声未毕，只听远远一人叫道：“秦家满门老小听着，有敢拒捕者，立斩不饶！这女人就是个榜样！”霎时间大批官差已向屋内涌入，人人手持兵刃，神态猛恶。

门口军官掩刀砍杀，几名亲人惨叫一声，立即倒卧在血泊之中，小男童吓得魂飞天外，他抱紧弟弟，惊叫道：“大叔！我娘呢？我娘呢？”

李管家用力往他一推，叫道：“快走！带着你弟弟走！”

小男童咬牙道：“没见到我娘，我哪里也不去！”李管家喝道：“快些走了！”

小男童还待倔强，忽见一支弓箭射来，正中管家后背，那管家霎时面色惨白，身子慢慢软倒。

小男童惊道：“李大叔，你……你怎么了？”李管家抓住男孩的肩头，喘道：“少爷……你……你快从狗洞爬走！千万千万不要回头看！”

小男童还待再说，那管家奋起最后气力，用力往男童背上一推，大叫一声：“跑啊！”

小男童给这股大力一推，跌跌撞撞的奔了出去，他还要回头，





忽听远处传来“啊”地一声尖叫，那男童认得这是舅母的声音，他心中忽然惶恐，霎时自己也是一声惊叫，惶急地抱着弟弟，便往后厨逃去。

正跑间，背后一个声音暴喝道：“大胆小子！还想逃！”那人来得好快，举刀朝背后砍来，小男童尖叫一声，矮下身子，从桌下钻了过去，那刀砍了个空，只把木桌劈裂。

小男童往外一滚，朝后院冲进，怀中的婴儿受不住震荡，猛地哭了起来，小男童又惊又怕，半滚半爬地进了后院。

“小朋友，哪里走啊？”

小男童听了这话，即使年岁如斯幼小的他，也知绝望已临，他抬起头来一看，只见后院里摆张太师椅，坐着一名阴森男子，他身后站满军士，人人都挂着一幅冷笑。

男子阴恻恻地笑道：“小朋友，不可以乱走动哦！”小男童看着眼前的男子，心里只是害怕，便在此时，两旁的军士猛地冲上，硬往他身上抓来。

惊骇恐惧之中，小男童知道只要给人抓住，决计是死路一条，他抱住弟弟，直往后墙冲去，墙下便是李大叔说的狗洞，那是平日万万不准去玩的处所，但在判人生死的刹那，狗洞却成了活命的唯一道路。

男童像受了惊吓的小狗一般，连滚带爬地冲向狗洞，耳听后头军士的呼喝，他一手抱住弟弟，一手掀开盖在洞上的竹簾，哭着叫着，猛向狗洞钻了进去。

眼见男童朝洞内钻入，后头几人大喝：“他妈的！死小鬼跑啦！”不旋踵，立时有人向狗洞爬来。

男童抱着弟弟，四肢急爬，匆匆朝洞外溜出，正要探头出去，赫然见到两只裤脚挡在眼前，他偷眼往外看去，只见洞前的街道上满是兵卒，人人手上拿着明晃晃的钢刀，那男童知道狗洞外也有官兵，现下若要出去，定是死路一条。

彷徨骇异间，只听一人骂道：“死小鬼，这么能跑。”

那男童回头回去，脚后又是一个狰狞男子爬了进来，小男童想朝外爬出，可外头更是凶险万状，年幼的他，当此必死无疑之





刻，终于号响大哭起来。

猛听“轰隆”一声，巨响传过，头上的高墙缓缓往前倒下，直往院内兵卒压落，霎时阳光耀眼，映上小男童的脸庞。小男童满脸惊奇，抬头朝上去看，只见墙上站名男子，此人身穿斗篷，手提长剑，睥睨着脚下兵卒。

几名军官喝道：“反贼来啦！大家快上！”

弓弦连响，万箭齐发，无数兵卒蹲在地下，对着墙上不住放箭，那男子猛从墙上跳了下来，斗篷一挥，已将飞箭荡开，他虎吼一声，举剑朝人群杀去，一名官差举刀挡格，当地一响，竟将那官差连人带刀地斩为两截。众官差惊骇之余，逐步向后退却。

那男子抱起小男童，沉声道：“我是方子敬，是你父亲秦大都督的好友，你娘呢？”

小男孩热泪盈眶，颤声道：“我娘她……她……”那男子惊道：“你娘她给害了么？”小男孩不知如何回答，霎时放声大哭。

便在此时，一声巨响传来，小男孩只觉腰身一阵剧痛，他低下头去，只见腰间血流如注，却是开了一个大洞。

那方子敬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是火枪！”小男童张大了嘴，这枪伤痛彻心肺，泪水不停地滚将下来。方子敬怒气勃发，喝道：“不过是个小小孩儿，你们却也下得了手！”他怒目看着后头的火枪手，举剑一挥，凌厉剑风斩落，霎时满天人头飞起，只见院中一条黑影左扑右闪，长剑杀处，当者无不披靡，众官差不敢再挡，纷纷窜逃。

带队军官喝道：“全军找掩蔽，长枪手上前！”黑旗一招，屋内又冲出百名长枪手，众人举起长矛，猛往方子敬戳去。

方子敬狂吼一声，举足一点，便从无数长矛上跃了过去，半空一个翻滚，长剑斩落，已将那军官腰斩两段。

众官差见他悍勇如斯，都是吓得呆了，一时急急后退。那坐在太师椅上的阴森男子跳了起来，喝道：“火枪手快快动手！别让反贼走了！”火枪手立即端枪凝立，百枪齐发。

方子敬听得轰隆之声不绝于耳，连忙往地下一扑，枪子儿打在墙上，只射得蜂窝也似。他不愿与官军缠斗，脚下一点，翻墙





便走。

甫出墙外，猛听无数叫嚷：“反贼出来了！大家快上啊！”顿时刀光闪动，也有无数禁卫军杀来。方子敬掏出怀中金镖，便往前方掷去，那金镖力道雄浑，中者无不透体而过，顷刻之间，便已倒下十来名军士。众兵卒慌忙退开，跟着连连放箭，方子敬挥舞斗篷，将自己和那男孩护住。

战到此时，饶那方子敬武功高强无比，左肩也已中枪，右腋更插了只飞箭，他左冲右突，霹雳雷霆般地又杀数十人，但他自己身上也满是鲜血，情势大见危急。

便在此刻，怀中的男孩难以抵受疼痛，他一阵颤抖，从方子敬怀中摔了下来，方子敬伸手拉住，喝道：“小朋友！你撑住点！”

小男童泪如雨下，将手上婴儿递给方子敬，哽咽道：“方大叔……我……我求求你，带我弟弟……带他去找爹爹……”

方子敬见那男童命在旦夕，心下沉重，伸手接过婴儿，点了点头。

小男孩面带微笑，好似回到了娘亲身边，缓缓地闭上了眼……





## 楔子二

景泰元年一月初三傍晚，西域天山

一条高大无比的巨汉，用着惨淡的眼神看着满营的死尸。他背上插着两只刀刃，手上还举着一柄十二尺长的大马刀，神色直是武勇刚毅。凛冽的秋风吹进营里，伴着新疆独有的黄沙，洒在那大汉饱经风霜的国字脸上。

看着满是死尸的军营，那大汉用力一挥，愤怒地把马刀往地下插落，轰地一声巨响，泥沙四溅。他压抑怒气，看着脚下跪着的军官，大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说！那羊皮是谁拿走了！”

那军官惶恐地道：“是……是江充……”那大汉满脸杀气，喝道：“我安排这二十人守护羊皮，你们居然还会失手！你们是猪吗？”

那军官低声道：“江充昨晚送上酒肉，说要慰劳我们这些将士，我底下的军士不疑有他，就都吃了下去，谁知……谁知……”那大汉冷笑道：“谁知里头有毒，是不是？”那军官叹息一声，点了点头。那大汉举起大马刀，喝道：“你又为何不去吃！为什么不死！”

一只手缓缓地伸来，架住了大汉的手，那大汉回过头去，只见眼前站着一名清贵隽雅的将领。

那大汉微一躬身，面带惶恐地道：“大都督。”那将领见了满营的死尸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那大汉单膝跪下，拱手道：“属下不能保住羊皮，实在罪该万死！请大都督重重责罚！”

那将领轻声道：“你不必自责，那江充狼子野心，我早已看出来。”





那大汉大声道：“大都督不必出言安慰，我石刚不能保护要物；自当领受军法责罚！”

那将领伸手拉起那大汉，温言道：“石兄弟，凡事自有天命，你不必太过在意。我早已作好万全准备，不怕江充出尔反尔，擅自进去神机洞。”

那大汉听了“神机洞”三字，只是茫然不解，低声问道：“大都督，究竟羊皮上是什么东西？为何如此要紧？”那将领叹道：“此物关系天下气运，日久便知。”那大汉一愣，道：“天下气运？什么意思？”

那将领望着远处的天山，摇头不语。

便在此时，一名兵卒急急奔入营内，跪禀道：“启禀大都督，京城来的飞鸽传书。”那将领点了点头，伸手接过纸条，张开一看，霎时面色惨白，身子往后就倒。

那大汉吃了一惊，急忙抱住上司，从他手中接过字条，低头读去，赫然也是大惊失色，颤声道：“他妈的，满门抄斩……这……这也太狠了！这……这还有天理吗？”

那小卒见他二人神态如此，也不知该说什么，只是呆呆跪在地下。

那大汉抱住上司，咬牙道：“大都督，满朝文武都说你害死皇上，咱们为了国家这般拼命，却落得这个下场，这……这公平么？”

那将领幽幽醒转，想起妻儿家小尽数惨死，忍不住泪水滑落，大悲之下，伸手推开那大汉，连滚带爬地奔出营寨。

那大汉惊道，“大都督，你定定神啊！”他怕上司做出什么傻事，连忙追了出去。

出得营帐，只见那将领跪在地下，面向远处巍峨的天山，大声哭叫道：“皇上啊皇上……我忠于朝廷，他们为何如此待我？为什么要杀我妻子儿女啊！”

他拜倒在地，张口大哭，好似求恳上苍恩泽一般，只是磕头不止。

那大汉见了这悲戚之状，泪水也已盈眶，他冲上前来，一把

